豫志汝南遺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豫志

王士性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豫志

明　天台王士性恆叔著

河南諸水、以河爲經。附河諸郡水、濟、潁、睢、漷、淸、伊、洛、瀍、澗、俱入焉。北以衞河爲輔、而漢水之南以淮河爲輔而汝自境內合之。然多截流橫渡而已。春夏水漲、則堤岸爲魚。冬水涸、則沙灘成地。無舟楫之利。無商賈之埠。無魚鼈之生。間或有之、亦不多也。惟南陽泌淸、諸水皆南自入漢者與中州異涉者。然舟楫商賈、反因以爲利。

中州山皆土壟不生草木、亦不結鉗局。氣行於地、而不行於山也。惟崧高、土皮石骨。蒼翠相間。特出爲奇。其他則西南邊境處。間有靑山。山脈亦自西南而來。下終南。歷商洛武關。東則一支循伊洛龍門而行。去爲嵩山。南則一支、出魯山。經泌陽、桐柏、去爲荊山。直循淮泗南行、爲正幹。

黃河故道、由大名趨河間。往直沽入海。自隋煬帝欲幸江都。龍舟十四丈、汴水狹不能容。乃引河入汴。當時止一時度舟計耳。不意河流迅急。一入不回。遂爲千百年之害。蓋河北地勢高。汴河身低。又河南土甚疏理。任其衝突奔潰。故一入不回。余見世廟時有欲求禹故道者。眞迂儒之言也。

三門而下、石磧如山。連延百里。河過砥柱。轟聲如雷。漢時轉漕關中。皆繇此路。不知何以挽舟而上。或謂古有月河。今石磧中、皆無形影可求。

中州雖無山、然出美石。黑者如清油。白者如截肪。不若江南之精理也。桐柏花石更佳。不減大理。諸菓品味。勝爲沙土所植。其田土甚寬。有二畝三畝作一畝。名爲大畝。二百四十弓爲小畝。地廣人稀、眞惰農也。

八郡惟睢陳難治、以多盜故。光羅山難治。以健訟故。盧氏南召難治。以好逋故。洛中難治。以豪舉故。滎陽滎澤難治。以衝疲故。

大河南北。自古爲戰爭之地。治平以來。忘戰久矣。官無一將帥。民無一兵勇。都閫諸職。掌不過具兵備尺籍焉已。民壯弓兵之設。止備郡邑勾攝。雖有唐汝諸守備名爲防礦。而麾下無一卒。且白蓮教諸左道。與師尙詔曹崙等。往往竊發。安得謂中州盡無事也。若待有事索兵則晚矣。故甲午飢民之亂。當事者袖手而計無出。余初入省垣。謂中州當立一遊擊。募兵二千。隨地練習。以防意外。譚者以爲迂。及陳金王自簡等變起。始信余言之不誣也。

四瀆惟濟水奇。性喜伏流。流雖伏。然迅急與地上等。本穿黃河截流而過。又能不與河水混。及其千里出地爲跑突。高六七尺。濟源初出之處。又能洄伏藏匿。所浮物至年餘而出。若用機者然。造物之怪如是。

河北三府。幅員不能當一開府。業已分封趙鄭二府矣。近乃又改潞府於衛輝。城池既狹。人烟又稀。土田少沃。與衡陽相去遠甚。且通省建藩已至六國。尙有廢府諸郡。兩河民力疲於祿米之輸甚矣。而諸藩供億尙爾不足。諸藩惟周府最稱蕃衍。郡王至四十八位。宗室幾五千人。以故貧無祿者。不得不雜爲

賤役或作爲非僻稍食祿而無力以請名封者至年六七十猶稱乳名終其身故諸無祿庶人八口之飢饉既不免四民之生理又無望雖生於皇家適以囚禁之反不如小民之得以自活也數年之內生育愈繁不知何以處之

中州俗淳厚質直有古風雖一時好剛而可以義感語言少有詭詐一斥破之則愧汗而不敢強辯故其俗又有告助有吃會告助者親朋或徵逋追負而貧不能辦則爲草具召諸友善者各助以數十百而脫之吃會者每會約同志十數人朔望飲於社廟各以餘錢百十交於會長蓄之以爲會中人父母棺衾緩急之備免借貸也父死子繼愈久愈蓄此二者皆善俗也

汴城在八郡中爲繁華多妖姬麗童其人亦狡猾足使

汴城中壽山艮岳乃宋時以童貫領花石綱爲之者石至數十丈今尺塊不存不知移於何處城外繁臺土人念繁爲博亦未審其義所自始或云卽梁孝王平臺又云師曠吹臺上有大禹廟貌河洛思功字然廟貌狹不稱所以祠禹者

周公測影臺在登封五十里村中舊郜縣也對箕山許由冢有所遺量天尺存其所竪小石碑果夏至日中無影古云陽城天地之中然宋時測景又近汴唐顏魯公於汝甯城北小阜立天中山碑亦謂夏至無影

周公卜洛時未有堪輿家也然聖人作事已自先具後世堪輿之說龍門作闕伊水前朝邙山後環瀍澗

內裏大洛西來橫繞於前出自艮方嵩高爲龍左聳秦山爲虎右伏黃河爲元武後纏四山城郭重重無空隙余行天下郡邑未見山水整齊於此者獨南北略淺逼耳

洛陽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轆轤汲綆有長十丈者然葬雖如許盜者尙能以鐵錐入而嗅之有金銀銅鐵之氣則發周秦漢王侯將相多葬北邙然古者冢墓大隧道至長里餘者明器多用金銀銅鐵今三吳所尙古董皆出於洛陽緣大冢禁於有司不得發發者其差小者耳古器惟鏡最多秦圖平面最小漢圖多海馬葡萄飛燕稍大唐圖多車輪其緣邊乃如劍脊古者殮用水銀此鏡以掩心久之屍蝕而水銀不壞則鏡收之故硃砂翡翠以年代久近爲差瓦羽觴不知其何始冢大者得百千隻以蠟色而香者爲佳若氣帶泥微青而滲洒者皆贋爲之耳郭公磚長數尺空其中亦以甃冢壁能使千載不還於土俗傳其女能之遂殺女以祕其法今吳越稱以琴磚寶之而洛陽巨細冢牆址無不有也

洛陽佳窯非必皆貧也亦非皆範磚合瓦之處遇敗冢穴其隧道門洞而居亦稱窯道旁穴土而居亦稱窯山麓穴山而栖致挖土爲重樓亦稱窯謂冬燠夏涼亦藏粟麥不壞無南方霉溼故也

陝州靈寶二城皆西北濱河南阻山東南通一線路河崖高尋丈故水不溢入城陝州城無水乃自交口引涓涓來四十里穿城樓上過滴召公池中

自洛陽西行左秦山右邙山皆緜亘數百里直至函谷中夾線路而已邙山外則大河包之秦山後則萬

山叢出故秦關百二眞天險也新安縣在山上東西可二里南北僅百步自新安上山至義昌始下平坡義昌、沔池所轄也過沔池至硤口又上山大抵入秦之道皆仰行孟津在邙山外止轄河坡一帶縱不過五里橫十之與新安二縣爲洛中最小而疲

衞水發源蘇門山如珠璣百萬飛躍可愛蘇門嘯臺爲孫登阮籍也其後李之才邵堯夫輩聞風興起今皆祀之而獨不及籍豈謂籍人品在諸公下耶

曹操七十二疑冢皆聚於一處不數十里而遠今亦有沈於漳河中者陶九成曰盡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屍余謂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屍猶不在也

函谷新舊二關舊函谷在靈寶去河岸數十里正老子騎青牛尹喜望紫氣處也新函谷在新安漢時重關內俗以爲帝里之民故徹侯不治事者謂關內侯樓船將軍楊僕伐越歸恥爲關外人乃盡獻家貲請徙關內武帝遂爲移關於其家外以就之漢家法紀乃至於是

洛陽舊有永甯寺後魏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市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鎖上亦有金鐸大小如一石甕子共一百二十鐸浮圖四面面有三戶六窗上有五行金鈴合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繡柱金鋪駭人心目風中聞十餘里北有佛殿形如太

極中有丈八金像一人長金像十繡珠像三織成像五奇巧冠世僧房樓觀千間皆雕梁粉壁青鎖綺疏異卉奇花布滿階墀園牆皆效宮牆門效端門夾以力士金獅皆飾金銀珠玉青槐綠水路斷飛塵時有西域沙門達摩年百五十歲云歷游諸國此寺精麗徧閻浮所無也極佛界亦無有此孝昌二年大風寶瓶落入地丈餘復更新之後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焚初起第八級中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觀火者悲哀振天時有三比邱赴火死經三月不滅有入地柱火尋柱周年猶有烟氣其年五月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奪目海上人咸觀之詳伽藍記

伏牛山在嵩縣深谷大壑之中數百里中原戰爭兵燹所不及故緇流衲子多居之加以雲水游僧動輒千萬爲羣至其山者如入佛國唄聲梵響別自一乾坤也然其中戒律齊整佛土莊嚴打七降魔開單展鉢手持貝葉口誦彌陀六時工課行坐不輟良足以引遊方之目感檀越之心非他方刹宇可比少林則方上遊僧至者守此戒是稱禪林本寺僧則啜酒啖肉習武較藝止識拳棍不知棒喝

內召盧氏之間多有礦徒長鎗大矢裹足纏頭專以鑿山爲業殺人爲生號毛葫蘆其技最悍其人千百爲羣以角腦束之角腦卽頭目之謂也其開採在深山大谷之中人跡不到卽今之官採亦不敢及今所採者咸近市井道路處也聞此一時貂璫以狐假虎殺人而吮其血撫按袖手而唯唯宛洛之間初至報富室以爲硐頭非厚賂不免維視礦脈則於富人墳墓掘之又非厚賂不免其借歇公寄頓官物必尋富人之莊又非厚賂不免貧人則自裹糧而執役中產則計門攤以賠稅而奏官仲春等踉蹡剝

削擅逞淫刑亡論貧富人皆坐諸湯火藩司費萬金之出內帑不能得萬金之入昔人謂內帑之一金府庫之十金民屋之百金也良然朝廷此舉聽於仲春之一言仲春之肉不足食第恐中州禍亂不知所究竟也

汝甯郡治二門兩石臺舊吳元濟牙臺也此淮蔡之地古稱亂邦險要之說不可以時平而廢府城正北突出爲半規建府治其中流汝水於下今汝齧於城之足矣決汝水逆於西門則城浸鑿河崖穴地道則半規者壞而不守非計也汝屬惟信陽據險城築於山岡之上四面皆低又溳水在前淮河在後最易守

汝甯惟光州所屬光固商自爲南五縣通淮河稍集商旅聚南貨覺文物與諸縣差殊人才亦輩出光山一薦鄉書則奴僕十百輩皆帶田產而來止聽差遣不費衣食可怪也商城自固始分當時草草分民不分土至今商城民住固始城中田耕於固始村內固始亦然兩縣令常以逋逃拘集而成口語

確山南多稻田近楚俗北乃旱地漸見風塵其城四里曾經流賊入屠之今城中民不二三百家又多縉紳巨族女牆睥睨七百餘有城而誰與爲守且貿易店鋪穀粟皆聚於東門之外一燎則城中坐困矣縣後與學後又皆空地氣象蕭索余故移一集於城中空處使人煙喧鬧以招來四方商賈且築場既立店舍漸興則穀粟可以次入城而此歸市之民即守城之衆亦以默寓百年久遠之計奈後來者不能深識余情而遽罷之

汝甯稱殷然烟火稠。薪桂是急。雨雪連朝。卽富室皆裂門壁以炊。朗陵近有煤山。然土嫩未成。余曾鑿燒之無焰。想百餘年後用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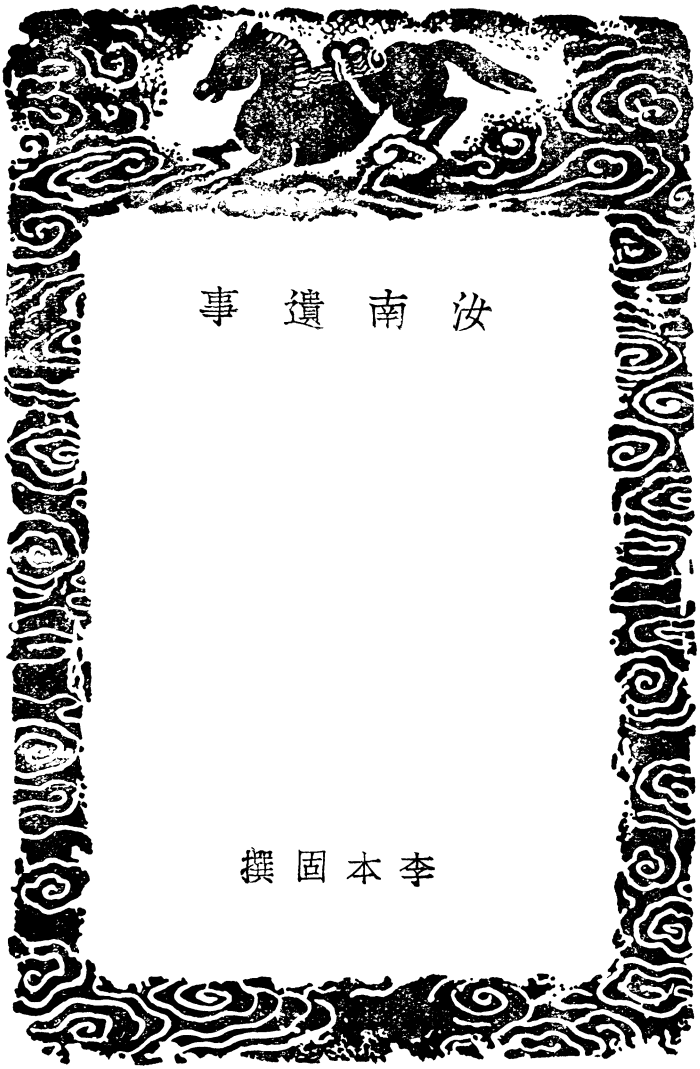
汝甯本樂土。癸巳甲午大荒。殺人以食。死屍橫道。有骨無肉。汝穎城中。明貨人肉。以當屠肆。最可恨者。寶豐楊松家有祖父。其祖餓甚。令松謀父烹之。松遂殺父。與祖共食。此亦天地之一大變也。故流賊四起。賊首確山泌陽桐柏閒則陳金。汝甯則王商。汝穎閒則王自簡。皆號召千百人。張輿蓋執干戈以叛。所幸浮光商固五州縣豐稔。助亂者寡。不能成大事也。蓋荆山之北。汝甯之南。左有金剛臺。右有栲栳山。皆亂民所必資。金剛臺在商城。高數十里。其上平原周十餘里。立營置寨。足屯數千人。土沃可耕。路險阻不得上。與麻城天台山相爲犄角。栲栳山在確山桐柏閒。山高與金剛臺同。其上則連大山。逶迤數百里不絕。吳元濟昔據之以得淮蔡。城牆臺基闌干石址俱存。俗又稱方城山。謂卽楚方城。如草澤風塵二處。皆當扼塞。

宛洛淮汝睢陳汴衞。自古爲戎馬之場。勝國以來。殺戮殆盡。郡邑無二百年耆舊之家。除縉紳巨室之外。民閒俱不立祠堂。不置宗譜。爭嗣續者。止以殮葬時作佛超度。所燒瘗紙姓名爲質。庶民服制外。同宗不相敦睦。惟以同戶當差者爲親。同姓爲婚多不避忌。同宗子姓有力者蓄之爲奴。此皆國初徙民實中州時。各帶其五方土俗而來。故也。

閭閻不蓄積。樂歲則盡數糶賣。以飾裘馬。凶年則持筐篋攜妻子。逃徙趁食。俗又好賭。貧人得十文錢。不

賭不休。賭盡勢必盜。故盜益多。且又不善盜。入其家則必殺人。乃所得皆重累易認之物。今日所刦衣履。明日卽被服之而爲人所獲。故每盜或十餘人。駢首就戮。而計贓乃不值一金。余每心憐之而無法以脫也。

中州僧從來不納度牒。今日削髮則爲僧。明日長髮則爲民。任自爲之。故白蓮教一興。往往千百爲羣。隨入其中。官府無所查覈。爲盜者亦每削髮變形入比邱中。事息則回。無論僧行。卽不飲酒食肉者。百無一人。



汝南遺事

李本固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彙鈔及澤古齋重鈔皆收有此書借月本在先故據以排印

汝南遺事序

頃乙未之冬。樞臣考察軍政。不當上意。怒加譴責。波及言官。臺省幾空。於是費給諫應祥。李侍御景哲。劈不佞固。皆削籍歸。無所事事。時攜棋局尊酒。數相過從。以耗壯心。而遺餘年。先文林一旦見之曰。若輩國器。奈何爲此牧豬奴戲。今郡志曠廢百年。如有所待。獨不可游意其間乎。費李起謝。余小子愧汗淋漓。蓋嘗有意於斯舊矣。凡載籍之所經見。家庭之所傳聞。率以劄記藏之篋中。歲月悠悠。未及就緒。因奉庭訓之嚴。遂墜著述之念。越歲戊申。適郡伯黃鄰初公下車問故。感慨闕典。乃重以屬不佞。不佞受簡操觚殫精從事。殆八九月而汝南之志成矣。殺青既竟。檢笥中尚有遺草。雖匪俟鯖頗類雞肋。棄之不無可惜。且時賢循吏。拘於格而未收者。亦復有人。久之恐湮滅而不彰也。迺撰次成帙。曰汝南遺事。以遺後之君子。以終先文林之志。昔劉歆編錄漢事百卷。班固取爲漢書。猶餘二萬餘言。葛洪抄出爲西京雜記。竊嘆古人之留心世故若此。則斯舉也儻亦有稗川之遺意也乎。嵗萬歷己酉春正月上元日。杜下史李本固叔茂甫識。

汝南遺事卷上

明　郡人李本固叔茂甫撰

柏亮父。上古皇氏之裔。爲顓帝師。封於柏。卽今之西平也。遂以爲氏。後有柏招者。爲帝嚳師。又有柏景者。爲周太僕。

伯夷佐禹治水有功。封爲呂侯。唐書宰相表曰。卽蔡州新蔡縣。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侯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蔡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未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楚入蔡。出左傳。

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魯定四年。晉使蔡滅沈。其後因國爲氏。秦末有沈遘、徵丞相不就。漢初。遘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敷德侯。世有名位。光武時有沈戎者。始徙居會稽烏程縣家焉。東晉之沈警。南宋之沈田子。沈林子。沈約。皆其後也。出南史沈約傳。

申叔時者。楚大夫爲申公。故曰申叔時。楚莊王十五年。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獨不

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殺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是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十九年莊王伐宋宋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骨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告王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北侵鄭衞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既侵鄭鄭人不服十六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約民生□□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約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庞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死之出左傳

楚相孫叔敖病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之子也。屈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譚笑。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屈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僑封之寢邱。徐廣曰。在固始。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出史記滑稽傳。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邱實殺無知。衞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期思苹子與石文子叔慾子。三人同詣楚王。道逢飢餒。不能俱活。二子推衣糧與苹子而死。苹子見楚王。

楚王旨酒佳殽享以鐘鼓革子悄然憂悲王問之革子語以故王義革子賜黃金百金命收葬二子拜革子爲相

秦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斯喟然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當今人臣之位無屈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確山縣東南四十里有高皇臺相傳漢高祖有疾近臣奏曰可遊千里之外遂至此見蓮花盛開因築臺穿井其間疾愈乃歸至今蛙不敢鳴蚊不敢傷人遺跡猶存或曰征黥布時居此未知孰是又有樊噲寨陳平廟亦其時事云

漢應曜汝南人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爲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應劭卽其八代孫

漢河南守吳公墓在邵店東北隅重興寺明嘉靖間土人創立後佛殿掘得墓磚甚多灰獲一碣上有漢吳公墓字

成帝時翟方進奏壞鴻隙陂帝夢上天天帝怒曰何爲壞我躍龍淵

郅惲西平人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欷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之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

也。卽起將客遮讐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詣縣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友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乃出。因病去。出後漢書。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少時爲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歐陽歙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主簿讀教。戶曹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搆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愚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善。殷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歙大慚。出風俗通。

郅壽字伯孝。惲子也。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部屬多封諸王賓客。放縱。壽按察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卽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勑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爲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爲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勑。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欺者。以公事免。復爲尚書僕射。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卽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

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出後漢書）

張酺汝南細陽人竇憲既誅其弟篤景瓌皆迫令自殺酺前爲河南尹數以正法繩景至是上疏曰方憲等貴寵羣臣阿附惟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臣伏見夏陽侯瓌每檢勅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議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

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數有怪汝南許季山卜之曰家當有老青狗又有名益喜者與共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仲英從之恠遂絕（出干寶搜神記）

來歙征公孫述乘勝遂進述懼使刺客刺歙帝聞大驚覽涕賜策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以歙有平羌隴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出後漢書本傳）

闕敞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病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掾堂上後常舉家患病死惟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闕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耳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又告曰府君疾因謬言耳郎君勿疑（出先賢傳）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與樊紹俱爲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簿迎新太守伊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于二朝乎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爲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伊（出風俗通）

趙相汝南李統。少爲冀州刺史。況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相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邱。比自乞歸。未見聽許。皇家幸能爲相得去。實上願也。昼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耳聾目眩。自分奄忽塡壑。猥得承望闕庭。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況。拜統侍中。（中風俗通）

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行道人有見者。客聊謂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多愈者。因號白石賢士。輻輳轂擊。帷帳絡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嘗往護視。數年亦自歇。復其故矣。（出風俗通）

西平郅伯夷。長沙太守郅君章曾孫也。年三十爲北部督郵。日晡時。到一亭。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于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既冥。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束首。以絮巾結頭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高四五尺。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跳脫幾失。再三。徐以劍擊魅腳。呼下火上照視。見狸正赤。略無衣毛。勅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髮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爲益陽長。

費長房嘗與人行。見一書生。黃冠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

狸也。盜社公馬耳。時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長房謁府君。而魅適來。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于中庭正汝故形。卽成老鱉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一札。以勅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繆肜汝南召陵人。和帝時仕縣爲主簿。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肜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逾涉四年。令卒以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湛病卒于官。肜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叛。妻子避亂他郡。肜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肜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肜不受而歸。

漢王奐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爲奐參軍。躬爲殯殮。經理甚厚。

汝南唐羌爲臨武長。縣接交州。舊貢荔枝及生犀。羌至上書諫。乃止。

何敞爲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爲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則竭節。義則修身。（出二輔決錄）

袁安爲光祿勳。至省。粗袍糲食。泊如也。

袁賀字伯楚。司徒安之子也。清擬夷齊。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妻喪不復再娶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尙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因勅子曰。我欲侍衞先公。愼勿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于蒼梧。二妃

不從。經典明文。弗違吾志。其清高舉動。皆此類也。出風俗通。

袁湯字仲河。安之孫。爲陳留太守。儉善敍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値仲尼。則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黜臣。卒致聲名不泯者。簡籍使然也。乃使戶曹吏追錄舊事。爲耆舊傳。桓帝時爲司徒太尉。以災異策免。數年薨。謚曰康侯。子成左中郎將。逢及隗並爲三公。

袁宏字郃。甫閎之弟也。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從師。不應徵辟。終于家。

袁遺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于太尉朱雋。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後爲山陽太守。與袁紹等同盟。起兵討董卓。曹孟德嘗云。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出裴松之三國志註。

劉備在豫州。舉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笑而應之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楊太尉彪夫人袁氏。袁術姊也。生子修。爲丞相主簿。操忌其才。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操遺彪書。又令其夫人卞氏賚遺袁夫人。袁夫人答卞書云。彪妻袁氏頓首頓首。路岐雖迫。不展淹久。歎賞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自招

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違越分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育孤幼言之涕隕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

周揚汝陽人少孤微常傭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子防舉孝廉稍遷陳留太守孫舉光祿大夫

周暢汝陽人性至孝與母居每出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卽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出使母齧手而暢卽歸元初二年爲河南尹時旱禱無應暢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應時澍雨出搜神記

周羣支河南尹周暢之女也暢汝陽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嘗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爲立義冢祭祀之應時大雨生平所行多類此故羣支從南宮受化得僊不在洞中爲明晨侍郎羣支亦好道服茯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出眞誥

左雄薦周舉舉勃雄所薦馮直贓罪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益賢之出東漢書

吳愷陳留長垣人膠東太守祐之子也爲新息令愷從子馮亦爲銅陽侯相皆有名於世出後漢書

應奉汝南人桓帝時爲司隸校尉黨禍方起李膺等俱轡作左校奉上疏理之曰昔秦人觀寶于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梁惠王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

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疆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嘆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于徒中宣帝徵張敞于亡命綰前討蠻荊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幷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出風俗通

汝南殷陶市同縣張南宅掘地得錢百萬金千兩卽以還南南曰君至德感神寶爲君出終不肯受陶送付縣出宋劉敬叔異苑

封覩汝南人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瘋疾瘖不能言火起覩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愈而仕郡爲功曹與袁祕等七人同死黃巾之難

伍瓊汝南人漢獻帝時爲侍中時董卓擅權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瓊及周毖鄭公業何顒等以韓馥爲冀州刺史孔伷爲豫州刺史劉岱爲兗州刺史張咨爲南陽太守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等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爲內主卓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宏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瓊毖固諫之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毖出董卓傳

伍孚。汝南人。忿董卓凶毒。欲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出卓傳。

汝南李敬爲趙相。有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慚。追其去婦。出謝承後漢書。

汝南鄧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閉之空室。羸困無怨言。伯考問之。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因遣婦更嫁。爲華仲妻。華仲爲將作大匠。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輒燒之。母不以介意。後見之于親識家。朗再拜泣涕。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自爲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因遂絕。出後漢書註。汝南紀。

陳蕃年十五。爲父齋書詣郡功曹薛勤。勤異之。明日造焉。蕃父出迓。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素日。出汝南先賢傳。

陳蕃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婦夜產。蕃不知。三更有叩門者。久許。聞裏有人應云。門裏有人不可前。可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還者曰。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蕃聞而不信。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死。出搜神記。

陳蕃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蕃爲孺子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曰。仲舉彊于犯上。元禮嚴于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宜居八俊之上。

汝南謝廉。年十二。能通經。尚書左雄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出東漢書左雄傳。

陽安令趙規。與朗陵太守黃萌爭水。規割指詛曰。隨血所流入陽安界。萌怒殺規。小吏正朔復刺殺萌。朗陵官屬又殺朔。民於京山上爲朔作祠壇。每旱輒祈禱。出汝南先賢傳。

蔡州西蔡倫故宅。旁有蔡子池。倫漢皇黃門郎。順帝之世。始擣故魚網爲紙。用代簡素。出水經註。

黃憲潔靜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論者曰。顏子復生乎漢代矣。而其祖族出自孤鄙。父爲牛醫。少無度教。而後能傑然秀出。可謂天授者也。出汝南先賢傳。

黃穆字子敬。安城人也。爲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蘇寓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便投板于內。出則臥病。寓知不可移。遂從之。出汝南先賢傳。

戴良嫁女。緣裙四等。出汝南先賢傳。

鄭敬以茅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出汝南先賢傳。

郭憲西平人建安中署郡功曹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邀功憲曰人窮來歸我奈何厄之後約病死田樂等就祈約頭送之魏王操欲條疏憲名憲不肯操歎其忠義並與樂等賜爵關內侯

汝南許靖字文休避難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亦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一陳之耳出三國志傳

劉璋使使招靖靖入蜀璋以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出三國志傳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仕爲豫章從事出汝南先賢傳

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高潔雅正寬亮弟劭聲未發時人以爲不如虔虔恆拊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

釋褐爲郡功曹黜姦發惡一郡肅然出汝南先賢傳

謝子微見許劭年十八時嘆曰此希世之偉人也劭發明樊子昭于鬻幘之肆出虞永賢于牧豎召季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宗人許相沈沒榮利致仕司徒舉宗莫不匍匐承風而趨劭獨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請爲功曹饕餮放流傑士盈朝出汝南先賢傳

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邱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才量。

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耶。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皆不就。避地江南。卒于豫章也。

袁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爲奔走之交。出英雄傳。

費禕鄱縣人。奉命使吳。吳王權先勅羣臣迎漢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二善焉。

樊建字長元。義陽人也。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出季漢書。

胡濟字偉度。義陽人。爲諸葛亮主簿。有忠蠶之效。亮嘗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恣性鄙暗。不能悉納。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褒述如此。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前將軍。督漢中。假節。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出三國志註。

陳祇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

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惟則幹率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永延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燦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出三國志傳

費觀字賓伯江夏鄳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于綿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爲裨將軍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爲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黨觀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楊戲贊曰揚威才幹歎歟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敘出三國志註

劉邕字南和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楊戲贊曰監軍尚篤出三國志註

董厥義陽人爲丞相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出季漢書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昭烈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昭烈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自許昭烈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昭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

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昭烈稱善衆咸壯其言昭烈踐阼進拜鎭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八年諸葛亮伐魏魏將郭淮費瑤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魏將夏侯楙鎭長安亮與羣下計議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若假延精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尙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不從延常謂亮爲怯懦己才用之不盡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楊儀不假借延以爲恨及丞相亮卒延儀各相表叛逆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令王平禦延叱延曰公亡身尙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莫爲用命皆散走延獨與其子數人逃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出三國志傳

陳化汝南人爲吳郎中令使魏主丕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化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泰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于西丕笑無以難心奇其能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爲太守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彊英雄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

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阽危。必有讒慝閒其中者。遂南度武陵。曹操定荆州。辟爲丞相掾。歷光祿勳。封安城亭侯。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事聞。加賜穀帛。謚曰簡侯。子禽嗣。出季漢書。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于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殺郃首以祭恭墓。又生擒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飢。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曹操于許。拜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從征張繡。先登破敵。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又擊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後救曹仁於江陵。道病卒。謚曰剛侯。出季漢書。

袁紹盛于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曹操憂之。以滿寵爲汝南太守。寵慕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堡。誘其東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出三國志傳。

魏田豫爲汝南太守。歸居魏縣。汝南遺健步詣征。上感豫夙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健步憫其貧。還爲故吏民說之。具資數千往餽。豫不受。病將亡。戒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豹履行與我等。必與我善。

汝南爲畫像立碑

朱建平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侍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果年六十二卒出魏志

吳將蔡敏守沔中兄珪守秣陵與敏書戒襲奪互市曰勿爲小利忘大儔也周浚曰君子也問其本曰汝南人浚曰吾故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出晉書

晉周浚汝南安城人性果烈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于世

晉武帝問周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對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出晉書

周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棐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累遷司徒左史吏部郎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徵爲廷尉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爲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滻池帝還宮出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爲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不先白於越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碩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等攻

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率衆應之。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出晉書

應詹。汝南南頓人也。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飢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隨從積年。爲營伍儭置居室。並荐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屛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疏菜不充飢。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王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花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卽辟之。後至少府卿。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出晉書

周顗母李氏。寄冬至置酒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惟阿奴碌碌。當在母日下耳。後果如其言。出晉書

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出世說新語

庾公嘗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而忽肥。庾曰。君何所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嘗是清虛逼來。滓穢自去耳。出世說新語

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盛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醉。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因以所然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故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咏。導曰。卿欲希嵇阮耶。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犯順。王師敗績。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護軍長史郝暠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俄與戴若思俱被收。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冬月扇面手不停休。敦使人籍顗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石。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殷勤。款至。執表流涕。悲不自勝。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出晉）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城人也。漢末避地江南。家于潯陽。至訪四世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沈毅。兼而能讓。果于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荐爲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討斬華軼杜弢。杜曾等。進位安南將軍。梁州刺史。持節都督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撝曾當相論爲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爲荆州。

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手書譬釋。幷遺玉環玉椀。訪投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于採納。守宰有缺。卽補。後聞敦患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士以此重之。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意。聞敦有不臣之心。屈恆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慟。詔贈征西將軍。諡曰壯。立碑于本郡。子撫。撫子楚。楚子瓊。瓊子虓。世有將略。詳具晉書。

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老父言。

周虓晉寧康中鎮巴西。爲苻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治達陌。虓謂使者云。煩君語賊。苻堅何至僭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成其名耳。乃加考楚。不食而卒。殮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死屍鬚髭張裂。精瞳明亮。迴盼矚堅。堅覩而喜稱。乃厚加贈賻。（宋苑）

祖逖爲豫州刺史。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吳人。無宏志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劉隗等搆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中原士庶。謂逖當淮據虎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俄卒于雍邱。豫州士女若喪考妣。

鄧攸字伯道平陽人祖文鄧殷常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請人占夢占者曰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舊獸頭也子不作汝陰當作汝南也後果遷爲汝陰太守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爲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與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爲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宏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遷兗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狗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爲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拒之時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石稱己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玄選勇士八千人涉淝水挑戰堅衆小卻序在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豫州刺史累立戰功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出晉書

許眞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舉孝廉拜旌陽令以晉亂棄官後在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愼郎眞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既去謂門人曰適少年乃蛟蜃精吾念江西累遭洪水爲害若不翦除恐遭逃遁是蛟精化黃牛於洲北眞君謂弟子施大玉曰彼黃牛我今化黑牛仍以白巾與鬬汝當以劍截彼俄

頃。二牛奔逐。大玉以劍中黃牛之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徑免。蛟精先在潭州。化一聰明少年。娶刺史賈玉女。常遊江湖。必多獲寶貨而歸。至是空歸。且云被盜所傷。須臾要客報云。有許敬之見使君。賈出接坐。眞君曰。聞君得佳婿。請見之。愼卽託疾不出。眞君厲聲曰。蛟精老魅。焉敢遁形。蛟乃化本形至堂下。命空中神殺之。令將二兒來。眞君以水噀之。卽成小蛟。妻賈氏幾變。父母力懇乃止。令穿屋丈餘。皆水。令急移。俄頃。官舍沉沒。爲潭。眞君後于太康二年八月一日。在洪州西山。舉家白日上昇。曾留讖云。吾僊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五陵之內。當出八百地僊。江心忽生沙洲。長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晳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嘗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枝間。懸一五色綵囊。以爲誤有遺者。迺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請許曰。小妹粗劣。家君竊慕盛德。欲託良緣于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洒埽別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士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幬帳茵蓆。華異。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艷麗無雙。著青桂襦。珠翠璀錯。下階答拜。共升堂訖。少年乃去。房中施設。毋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帳。映四壁。大設珍殽。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蕖葉枕。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碧。有玉壘。貯車師葡萄酒。芬馨酷烈。座

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夸眩。意甚悅之。坐定。許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迺能見顧之深。歡忭交並。未知所措。答曰。大人爲中岳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帋礪。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鎭將軍也。酒酣。嘆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聞見。又援筆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蕩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乃微盼而笑曰。既爲詩人感帨之譏。又玷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乃大宮府中。左右列兵衞。皆迎拜。少年引進。見府君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爲起。揖之升堦。勞問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託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燕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幷資僕馬。餽送贈渥。仍爲宅于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元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于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攜子俱去。不知所在也。出太平廣記。

祖納問汝南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曰。尙書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一月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汚盜跖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出晉書

齊周顒汝南人與何允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食之類雖不身踐至于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鬱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有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允末年遂絕血味

周洽汝南人南齊武帝時歷句容曲門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于都水使者無以殯殮吏人爲買棺器出南史循良傳

許明達者汝南人也齊武帝永明中王奐爲雍州刺史素與征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因征蠻不利乃殺興祖上聞之怒遂以誅奐故舊無敢至者明達先爲奐參軍躬爲殯殮甚厚當時高其節出屠隆義士傳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時龍川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爲刺史月餘斬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出北史

汝南遺事卷下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功德移入側近佛堂大者皆令閉封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虛恃酒掘強方醉而州符至限三日報虛見大怒便約界內有拆毀者死一界獲全虛非惜佛宇也但以忿戾故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病數日死適值暑月隔夕卽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聞棺中若指爪刮棺聲妻子驚走母獨不去開棺而虛生矣身頗瘡爛月餘平復虛曰初爲兩卒拘至一處見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虛曰適被錄至吏曰長官平生惟以殺害爲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當若之何虛懼請救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少間王問但以此對頃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虛善惡簿來卽有人持一通案至王命啓牘階吏請曰專好割羊腳王曰合杖一百乃割其身肉百片虛曰去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全此功德可折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檢之吏登樓檢之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一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誦者坐金讀者坐銀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于是吏檢簿曰去歲敕拆佛堂新息一處獨全合折一生罪過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遂敕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兩吏

送出城南門。荒田小徑中。遙見一燈炯然。燈旁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出夷堅志。

復州清溪山佳麗無比。袁相國滋徵時。登臨此山。行數里。有儒生賣藥于山下。滋與語相狎。曰。此處幽勝。合有靈仙隱士。儒生曰。有道者五六人。三兩日卽一來。滋曰。可得修謁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但得美酒。可相見也。滋辭歸。攜酒再往。經數宿。五人果來。或鹿巾紗帽。杖藜草履。與儒生寒温。大笑臨澗濯足。儒生爲列席致酒。五人甚喜。曰。何處得來。儒生曰。此非某所能致。有客攜來。願謁先生。乃引滋出。歷拜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幷怒儒生曰。不合以外人相擾。儒生曰。此人志誠可賞。且是道流。稍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滋謙恭彌甚。乃時及笑語。相與坐少頃。酒酣後。注視滋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尙。良久云。眞是。便屈指數此僧亡來四十七年。問滋之歲正四十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已到。直至台輔。遂與滋握手言別。過洞上山。捫蘿跳躍。如鳥飛去。逡巡不見。滋後果拜相。

李汧公勉鎭鳳翔。有屬邑編氓。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里民送於縣署。公牒將至府庭。宰邑者慮公藏不嚴。因使置于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爲土塊矣。甕金出土之日。鄉社悉來觀驗。慮有變更。莫不驚駭。以狀聞于府主。計者僉云奸計換之矣。遂遣驗就按其事。宰邑者莫能自明。旣而逼辱滋甚。遂以易金服罪。雖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復拘繫脅以刑辟。或云藏于糞土。或云投于水中。紛紛枉撓。結成具獄。以案牘上聞。汧公覽之。亦怒。適有宴。停杯語其事。賓客咸驚異。朗山袁滋亦在幕中。俛首不答。汧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親懿乎。滋曰。與之無素。汧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乎。滋曰。某

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公詳之。汧公曰。非判官莫探情僞。滋曰諾。因俾移獄府中。乃令開甕。得土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卽本質存焉。遂于別肆索金鎔瀉與塊形狀相等。旣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乃二農夫。以巨竹舁至縣境。計其大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其卽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嘆服無已。每言才智弗如。（出康駢劇談錄）

裴晉公微時。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杜立語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曰。適憂蔡州未平。須此人爲將。有僕在後。聞其語以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調戲。（出唐康駢劇談錄）

當時又有童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出唐書）

石孝忠者。有膂力。事李愬爲前驅。元和中。天子用丞相裴度征蔡。愬與李光顏烏重允等。皆受度節制。蔡平。韓愈撰碑。專歸功度。孝忠見其文。大恚不平。因作力推其碑。吏不能止。因執詣節度使。命具獄。將斃之。碑下。孝忠度必死。乃佯仆地。畏若不勝案驗狀。吏就詰之。孝忠伺隙。用枷拉殺之。上聞之。使送闕下。及至。問推碑殺吏何爲。對曰。臣一死未足塞責。今得面天顏。一言無恨。臣事李愬久。平蔡之日。臣在軍前。吳秀琳蔡之奸賊。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愬擒之。爪牙脫落。而元濟就擒。今刻石紀功。盡歸丞相。而愬乃與光顏重允等齒。愬固無言。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臣推碑。不惟明愬績。亦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帝旣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出羅隱記）

唐文宗宮人沈阿翹。嘗爲上舞阿滿子。音態婉暢。上悅賜金臂環。問其所從來。曰。妾本吳元濟妓女。濟敗。入宮。俄進白玉方響。亦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數步。凡物有聲。響應其中。架則雲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著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淒然。謂之天樂。乃選內人與阿翹爲弟子焉。

唐有南中丞卓者。薄遊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爲客吏難阻。每宴集。令召則曰。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羈旅窮愁。似無容足之地。惟城南鬻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爲蔡牧到郡。遂戮客吏。而奠飯嫗焉。卓所著有羯鼓錄。（出雲溪友議。）

蔡州西南百里。有仙女墓。卽董永子。爲母追葬。衣冠之所。秦宗權時。或云是藏神符靈藥於此。宗權命裨將領卒百餘人。往發掘之。卽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歲淮西妨農。因致大饑焉。（出錄異記。）

遂平縣南有魏華墓。陰雨霏霏。有人乘白馬往來於墓上。父老以爲華之靈也。世傳華遂平人。驍勇絕倫。遊歷五代。說劍談兵。歸隱城南。曾建金佛寺塔。藏書劍其中。頃邑令以它事惡寺僧。因毀塔。忽有華劍飛出。遂止。今塔基尚存。

王延嗣。光州人。唐亡。梁太祖拜王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延嗣諫曰。義不帝秦。此其時也。時強藩巨鎮僭號。審知有效顰之意。延嗣極諫。審知雖不樂其言。然終其身。不失臣節。延嗣之力也。

柴再用。汝陽人。初名存。事孫儒。與一校爲刎頸交。有告校反者。儒斬之。執存至。詰其故。不對。再詰。對曰。與

校結死友。彼反則某反。公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改名再用。天祐中。爲光州刺史。一日震雷。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見有襦袴四人。舁再用坐敗牀出庭中。復大震。屋折有龍見。（出九國志。）

南唐柴克宏。汝陽人。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任爲郎將。嘗爲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湮圮不治。吏云。自田頵等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宏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遷泗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侯。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弈縱酒自若也。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來侵。克宏乃請効死行陣。唐元宗嘉之。授右衞將軍。遣與陸孟俊同救常州。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財羸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戎甲皆朽鈍。克宏言于徵古曰。卒非素練。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所給乃此等。徵古嫚罵之。見者皆怒。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與較。至潤州。徵古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衞統軍宋匡業代之。燕王宏翼獨以爲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爾何爲者。必錢氏所遣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遂大破吳越兵于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自保大來。邊事數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之泰與。發瘍數日卒。國人莫不痛惜。謚威烈。或云。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爲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始用焉。及徵古誅。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爲言云。（出陸南唐。）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唐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洶洶。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衷甲爲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爲變。願公函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卽斬之。歸其罪于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于村舍。奉父母奔李昇。輔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蹟。善撫境內。和遂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跡兇亂。于是務爲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節度使。給事中常夢錫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于鎭。出南唐書。

宋秦觀爲汝南學官。病臥。宜中高符仲攜輞川圖示之。曰。閱此可以愈疾。觀得圖喜甚。卽使二兒從旁引之。閱于枕上。恍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庄。泊文杏館。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履。弈棊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于汝南也。數日疾頓愈。出詩箋

宋孫僅與兄何齊名。有聲場屋。何淳化中魁多士。僅下第。有詩曰。前春再就天街賦。應被人呼小狀元。次舉果中甲科。王元之以詩贈曰。病中何事忽開顏。憶得人稱小狀元。紛壁已懸龍虎榜。錦標爭屬鷓鴣原。出古今詩話。

宋劉幹汝陽人。大觀四年。以承事郎。出宰武功縣。夙夜憂勤。以身任責。盤案牒。決訟獄。事無巨細。靡不究

心。明年改元政和。治行稍著。士樂教養。農勤田畝。強悍者屏息。良善者安處。老有養。疾有醫。官無調發。民無積逋。圜境欣戴。乃及閒暇。修其縣廳。制度閎偉。悅使有術。人不以爲勞。游靖爲作碑文以紀其事。又稱其祖坦。踐歷中外。爲時聞人。嘗受知於仁廟。有醇儒循吏之稱。所賜飛白宸翰。至今寶之云云。出傅君雨侍御秦藻幽勝錄。

宋高宗建炎二年春。金人陷鄧州。襄陽。汝潁。陳蔡等處。遷其民于河北。知汝陽縣郭贊。與鄭州通判趙伯振。知潁昌府郭默。皆不屈而死。出續通鑑綱目。

光州當建炎之亂。民死于刀兵者最酷。宋淳熙初年。上饒鄭人傑爲郡守。揣樂平士人李子慶偕行。既至。見西廊一庫。扃鑰甚嚴。而塵埃堆積。問之吏卒云。舊甲仗庫。怪物居之。累歲不敢啓。鄭素貪。意其中必有伏寶。破鎖入視。凡器械弦刃。皆斷裂。惟梁上挂數十百捲。或絹所爲。人言皆亂離時逃匿自經于室。此卽縊索也。風雨晦冥之夕。輒聞鬼哭。且州治之間。掘土數尺。卽枯骸枕藉其間。又有一種。名曰兵馬蟲。其高寸許。而上爲人。下爲馬。結束介冑。全似騎軍。各有所執。緣壁登几。按隊伍行列。率四五十騎。必有一都押者。比羣聿稍高。值其爲怪。則人人寢臥處。飲食間。千百環繞。彌日不去。能用矢刃傷人。極痛楚苟怒而殺之。立致其禍。李處書館。令數卒發土。未及尺。白骨縱橫。所謂兵馬蟲稍稍出現。日復一日。其來益多。于是始懼。遂以妻病爲解。辭鄭守而歸矣。出夷堅志。

宋蔡州有村童善弈。國中莫能當也。將娶婦。乃辭其父母曰。吾門戶卑微。卽娶不過田舍女。非所願也。兒

當挾藝出遊。庶有佳遇。遂著野服。自稱小道人。適汴京。太原。眞定。較弈。都無出其右者。乃抵燕。燕爲虜都。而弈國手。則一女子。號妙觀道人者。童密窺其肆。知出已下。卽對其肆僦屋而居。署其門曰。汝南小道人手談。奉饒天下最高手一先。妙觀甚不平。預令弟子之最者張生往試。輒敗歸。報曰。客藝甚高。師亦須避席。好事者聞之。欲鬬兩人。共醵錢二百千。約日會戰。妙觀陰使人語童曰。法當三局兩勝。幸少下我。自約外奉五十千爲酬。童曰。吾囊不乏錢。然初慕其容色。肯容通衽席之歡則可。女不得已許之。及對局。果兩敗。女但酬錢耳。適虜之王侯貴人宴集。呼童弈。戲詢其與妙觀優劣。童曰。此女棋本劣。向者故下之。於是亦呼至前令賭。童探懷出金五兩。拱向座客曰。如彼勝則得金。我勝則得妻。坐客皆大笑贊之。妙觀慙窘失措。連負數局。退復背約。童訴諸府。引諸王侯爲證。得女爲妻。竟如初志。（出夷堅志）

光州七里外村媼家。置棗樹二株于門外。秋日棗熟。一道人過而求之。媼曰。兒子出田間。無人打撲。任先生隨意啖食。我不較也。道士摘食十餘枚。將所佩一葫蘆繫于木杪。臨去。顧語曰。謝婆婆厚意。明年當生此樣棗。既是新品。可以三倍得錢。遂去。後如其言。今光州尚有茲種。人懷挾植于他處。則不然。（出夷堅志）

羅山縣有沈媼者。啓雜店于市。三月三日。有道人扣門覓飯。媼曰。別無好蔬菜伴食。少俟磨麵可乎。卽入就坐。麵飯畢。進茶。道人謝曰。本非舊知。荷媼垂顧。無以奉報。惟有治酒一方。當以相付。媼家有識字者。可令隨我尋藥。媼令其壻王甲隨之。近野。所採如蒼耳馬棘青蒿之類。凡十二種。皆至賤易得者。既還。使王生書其方。仍命綴一布囊貯之。戒曰。善藏此方。勿傳他人。傳則不靈矣。明年三月。再換新者。遇酒

酸澁欲敗。以藥投之。無有不美。以此終沈婆一世。表吾所以報也。其後皆驗。武官劉舍人家。春醞數十甕。色味已壞。或言王甲善醫酒。招致之。糝刀圭於甕中。悉成佳酒。劉大喜。以半直謝之。媪死婿繼亡。方書不傳。出夷堅志。

葉眞常道人者。於淳熙九年雲遊淮下。至光山縣境。不值旅店。天色昏晚。始得一刹。標曰雙塔寺。樓閣高聳。松檜干霄。趨而入。一老僧出。咄曰。汝是道人。來此何幹。葉前作禮問訊。僧怒罵而去。俄兩童提籠燈。喚葉往鐘樓後一小房。使入歇塵埃。堆積僅存。故牀。葉即就臥。似睡不睡。見兩僧自地踊出。又一少年奔出。丰儀爽秀。並列于房。葉知其非人。亟起坐。存神定息。叩齒數遍。良久。三人俱入地。過三更復如前。葉叱之曰。汝輩想是達理耿介之士。或枉死不明。或伏尸不化。鬱鬱相守。無解脫期。今當聽我言。捨故時形骸。反自己眞性。再歸人道。何所往而不可。語才畢。冷風颯然。三鬼皆失所在。葉寢至鐘動。聞戶外人聲起。開門見僧行數輩來。問夜中無異境界否。葉以實告。皆有慚色。一僧引手指牀下云。三十年前。麻城王主簿喪一子。年二十四歲。寄攢于此。每夕必出爲惌。乾道間。行脚兩僧過止于房。不信有鬼。一夜魘殺。因是同爲人害。昨暮山主怒道人之來。故令就宿耳。葉厲聲叱罵。不顧而行。自後三鬼絕跡。出夷堅志。

寶致遠者。蔡州伏羌縣人。所居曰甘谷堡。以聚生童自給。爲人放曠不羈。嘗從村童還家。過古寺基下。聞其上有人談笑。升高以望。見十餘輩衣冠形貌若古之王侯傳觴縱飲。寶失聲大呼。俱亡所在。遺杯盤

數器皆白角所作因取以歸併得古文書一册沿途展視蓋左道之術寶究心學之食息不置久之盡驗能呼雲召雨意之所欲立致于前又素善卜筮金正隆四年六月亢旱里人扣雨期應曰翼日當滂沛矣至日火雲鑠空淨無纖翳父老交徧詰之寶曰諸君速歸須臾雨至衆既去甘霖傾瀉周匝二十里田禾勃興有惡子窺見其擲繩之幻告于官縛入郡治郡守便釋縛以好語問之對曰致遠窮書生也何能爲所學者劇術耳守命面呈一技乃解腰間勒帛寘地成烏蟒庭下人怖畏奔走寶曰無傷也蟒盤旋之際已生鱗甲鬚鬣霹靂暴起化爲飛龍遽乘之而去

詹士龍字雲卿固始人都統鈞之子元兵破鄂鈞沒士龍甫三歲董忠獻公獲之以見世祖嘆曰此忠臣子也汝善養之既長知非董出晝夜痛哭他日從獵滹沱懇求復姓忠獻戲曰爾欲復姓試投石水中浮則從爾士龍祝天曰吾父有靈石當暫浮因投石沈而復浮者數四忠獻愕曰天也遂許之（出文獻通考）

元至正十二年二月徐壽輝兵破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黼汝寧人泰定四年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守江州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黼具申江西行省謂九江爲豫章藩屏之地靳黃乃九江脣齒之邦不可不早爲備或者非其過慮壬辰春賊徐壽輝等既破武昌遂南攻九江右丞李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破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于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錐于杪暗植沿岸山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

甸西自荊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出戰賊救兵已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勿殺百姓賊刺之墜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州民聞之哭聲震天具棺葬之時冕居潁亦死於賊事聞贈黼淮南左丞隴西公謚文忠初武昌陷時黼謂其子秉方曰我國之守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黼怒曰汝不遵命是不孝也秉昭亦曰兄不去則叔父無後某當止與叔父同死生矣秉方不獲已買舟奉母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黼又貽書責以大義始去出續資治通鑑綱目及南村輟耕錄。

明洪武三年命有司建元右丞余闕總管李黼肖像祀之

察罕帖木耳潁州沈邱人故元別部後沉勇好義善騎射至正間汝潁盜起詔發諸道兵討之不利察罕與羅山人李思齊結鄉里豪傑前擊賊累敗之詔加察罕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邱自成一軍轉戰至關中破賊李武白不信大刀敖等復興元鳳翔涇州平涼等郡已亥大發兵討劉福通圍汴梁三月下之福通挾其主走安豐率兵攻益都爲田豐王士誠陰謀刺殺之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州王謚忠襄命察罕子擴廓帖木耳代總其兵擴廓別名王保保。出王元美四大部稿。

明邱度字□□淮安人丁丑進士萬歷十八年守汝持廉秉公正己率屬諸凡惟崇簡淡毫不擾於人間

卽冠蓋之使日至。無他饋遺。盤飧尊酒。自稱主臣。客亦重其爲人。未有以禮節相責望者。郡薦紳士或有所請託。而德人之容。使人意消。竟不敢關其說。一噸一笑。不假左右。而舞文必誅。害馬必去。若某若某輩。權行州里。恣爲不道。則擒治之。立斃于獄。勿貸也。周直指行部抵汝。考察郡邑。風采凜然。乃獨稱太守賢。免其考。用風羣吏。明年以艱去。聞訃便行。謝絕賻弔。卽贖鍰亦一無所取。蠹蠹蕭索。汝人奔送。多爲之泣下者。可謂有羔羊素絲之風矣。壬辰入覲。舉清吏第一。累官至右通政使。

黃似華字二甫。內江人。己丑進士。萬歷三十四年。以比部郎出守。郡方憂旱。公下車。卽爲步禱。隨霈甘霖。時值長至。宜雪而雨。衆皆驚異。謂是太守雨也。既薦紳父老謁謝。公語不及私。惟問民所疾苦。次第布之。雷轟電燭。弊絕風清。城狐市虎。罔不憚其威稜。向隅覆盆。盡皆爲之昭雪。業無不舉之政。乃以禮帷行部。存問耆老。矜憐寒士。所至垂髫戴白者。滿其車下。咸津津誦使君之義不衰。棄牘之暇。不廢遊覽。登高作賦。饒有才情。因慨夫郡乘未備。文獻無徵。未可當吾世而失之。爰開史局。獨秉鴻裁。而汝南之志斯成。蓋以經術飾吏治。以禮樂陶人羣。眞可追踪兩漢。未易爲流俗道也。當其時士歌于庠。民恬于野。商旅願出其途。蒼麟產于浮光。白兔獻于上蔡。可稱盛事。依稀太平。至于修舉廢墜。若鼓角樓。天中橋。汝守遺愛祠。猶其小者。不具論。己酉冬。以入覲行陛雲南按察司副使。汝人至今有遺慕焉。

熊尙文字□□。豐城人。萬歷乙未進士。授汝寧府推官。少遊于羅李先生之門。醞精淵閎。施爲自別。其馭下甚嚴。而斷獄則恕。每從直指使者行部。凡郡國所具爰書之疑似者。與刀筆吏之深文而巧詆者。率

爲原情據法。白見寃狀。直指輒霽威稱善。謂熊司理明允。可屬大事。然公不以自多也。燕居深念。獨切世道民風。迺聯青衿於書院。發元論于陳編。揭修身爲本。指止善爲宗。汝人士瞿然異之。恨得公晚。執經問難者。履常滿其戶外。而公一一剖晰。各厭其意。仍捐俸置學田六頃。爲館穀之助。遐邇景慕。蓋不啻泰山北斗矣。辛丑陞禮部主事以去。汝人士就書院講學處。立熊先生祠。

張延登字濟美。鄒平人。前巡撫河南中丞公之子也。弱冠成進士。始令內黃。以艱歸。己亥起補上蔡。蔡稱嚴邑。輸蹄旁午。幾務殷繁。而俗武健。多珥筆之民。侯玉立冰瑩。淵猷石畫。晨起視事。訟牒盈庭。小則芒刃大則斧斤。皆躬自剸裁。初不以詞色假左右。左右凜凜。奉頤指惟謹。諸珥筆爲姦。持吏長短者。特擿發其尤數罪。餘悉斂跡。蓋未期月。稱事治民安矣。顧比歲不登。邑多逋賦。上令之督責甚峻。饑氓之啼號堪憐。侯爲惻然匹馬走阡陌。置催科而急撫字。施粥粥貸。所賴以全活者數萬。明年大熟。無煩鞭朴。爭相輦輸曰。奈何以叁罰累我慈父母也。自是德化漸被。戶口日增。道塗鮮黃鳥之悲。村落無犬吠之警。一時循良可稱獨步。乙巳陞禮部主事。且行。蔡人感戀。將肖貌而祀之。侯聞。謙讓不居。力阻其事。乃以建漆雕先生祠。此又加人一等矣。比至部。改吏科給事中。

趙謙字益吾。忻州人。丁未進士。初選長葛。有治聲。當路者奇其人。調繁汝陽。侯朗識鴻猷。英時俊邁。又不難折節禮賢士大夫。儼似子賤之在單父。孜孜求治。知無不爲。若鄉約。若保甲。若禁淫賭。恤孤寒。墾荒田。還流徙。清錢糧。飛詭之姦。革譯遞陵索之弊。雪圓扉沉滯之寃。難以枚舉。姑識其大者。如奸架之稅。

汝所未有有之自萬歷九年始藉以雇役後乃泛供別用而閭閻之力役如故民以重困侯爲請于上罷之督學使者歲試士一棚之費動累千金侯復請于上預以是金創校士館一勞永逸世世賴之邑中大猾袁默呂思仁輩招納亡命結黨雄行爲窮奇檮杌於人間莫敢誰何侯盡策擒之悉置於法善類始獲安枕而奸豪畏爲神君矣蓋明足以燭四隅仁幽而百紛立斷力可以扛千金之鼎而一介必嚴故其注厝塊瑋乃爾壬子冬入覲陞戶部主事汝人追思爲立紀政碑

秦時懋廣西容縣人起家癸丑進士爲廣東番禺令邑當都會最稱繁劇丙辰入覲以勞瘁請改閒職乃得汝寧府教授毅然以師道自任會文講業具有章程歲時餽問一切謝絕然雅不欲以空文淑人諸孝弟有行誼者稱之不容口其婚喪貧不能舉者時有所資助大端以崇士風正文體爲兢兢汝人士翕然顧化監司檄署邑符則峻卻不赴曰吾業已辭令改教奈何又代庖爲居恆手一編諷詠不輟筆牀茶竈寄情物外嘗書一聯于庭曰青出于藍期汝俊傑英明之輩元而尚白愧予東西南北之人嗟乎此其志念深遠矣丁巳陞國子監學正時新進諸弟子員例有贄他師方問多寡先生悉拒勿納遂促裝行

曹鳳新蔡人宏治間守蘇州有錢外郎者悅趙重陽之色而計殺其夫縣令楊子器鞫問不承繫之獄自是亢旱數月繼聞桑民懌之言獄始決大雨如注闔縣歡呼移獄于府錢又賄某劫盜使認殺人事鳳堅執不聽錢又訴于朝下南京法司提問潛賂津要竟得免死方出都門是日天晴忽疾雷一聲兩人

皆震死。出續耳談。

吳人唐寅有逸才。爲文豔冶駢麗。與郡人文林善。林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以示蘇守曹鳳。鳳曰。此龍門然尾魚也。不久當化去矣。寅從御史考不售。鳳立薦之。果中式第一。出鴻書。

強晟汝南人。爲秦府長史。正德初。朝議復起三原王端毅公恕。時公已八十老矣。晟以詩規之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久。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朝事業三槐在。留取完名久遠看。出詩話。出餐塘

嘉靖三年七月。何孟春等率百官伏左順門。跪哭爭大禮。汝陽林時與舒芬等具在上怒。責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罷俸。五品以下各杖之。出昭代典則。

信陽馬御史錄大獄事。國史及永昭編年等書。頗有異同。惟中州人物志。最稱實錄。近見伍袁萃林居漫錄。亦載此事。足知公論終不泯也。因復識于此。漫錄云。丁丑計偕至京。同寓有一老上舍。聽選者。徐溝縣人也。予問以李福達事。答曰。此生少時所目擊者。縣中大俠。張鉞子張賓。好招納奸宄。而以交通權貴故。無敢訐者。福達亡命。攜二子投鉞。鉞愛其才武。改姓名張寅。令與賓鬨名二子大仁大禮。賓無子。以大禮爲子。無何鉞賓俱故。寅專有其資。二子納粟入國學。而大禮年少美姿容。嬖于武定侯郭勛。同邑韓良相亦尚俠。與寅相善。因爭買美妾有隙。首之馬直指。檄下而寅走匿武定家。于武定書求解。直

指遂幷劾武定。經內外多官勘問。具言情眞無枉。詞連武定。武定以迎合議禮有寵于上。而與永嘉比周爲黨。永嘉以此力爲辨雪。而公論遂詘。良相既抵死。則以所爭美妾貽寅。寅爲託武定得減死戍邊。後寅死。家漸貧落。大仁選幕職。移住河南。大禮仍以妖術惑人。一旦攜妻子去不返。及予令貴溪。嘗質之江中丞子去。當時常結舍力證張寅爲李福達。亦如上舍言。由此言之。永嘉黨奸蔑法。流毒縉紳之罪。可勝誅哉。

彭應參字汝省。光山人。慷慨有大節。疾惡如讐。慕義若渴。其天性也。萬歷庚辰成進士。初令肥鄉。繼補高陵。俱以廉能著稱。己丑行取授廣西道御史。遇事敢言。聿采震灼。壬辰。出按浙江。毅然有澄清之志。墨吏嵎虎憚其威稜。有兩大姓。豪奴千百。侵奪民產。而范狀元之子尤橫。漁色罔利。道路以目。或生縛人而沉之江。所司莫敢問。民怨已極。乃羣起而訴於御史臺。御史下其事所司。欲加窮治。小民乘勢交詬狀元。狀元忿恨投繯死。復有陰主其事者。遂以其夫人赴闕擊登聞鼓。訐奏。上遣緹騎逮御史。浙民沿江攀號者數十人。幾不得行。因範銅爲像。生祠之。賴上聖明。兼以諸大臣救解。僅從削籍歸。歸而布袍角巾。徜徉林壑。不復與世關涉。然中外推薦。無歲無之。辛亥。大冢宰孫公有重掌道專責成以仰贊盛治一疏。尤爲剴切。謂乘驄落落。十三道久乏專任之官。佩印纍纍。四五人備嘗兼攝之苦。竊嘆紀綱重地。陵夷若此。擬將節奉思詔咨訪在籍御史。爲衆所共推確稱實用者。如馮從吾起河南道。李宗延起浙江道。彭應參起陝西道。李本固起四川道。某起某道。各掌本道印務。彼其清白操行。既足以振肅紀

綱。而其卓絕才猷。又足以維持國是。其有裨于澄清之治。豈眇小哉云云。竟未賜環。乙卯以疾卒天啓初。追贈光祿寺少卿。

沈聽之字啓聰。商城人。萬歷壬辰進士。授長安縣令。縣當都會。令旦起而接賓客。謁上官。歸不及餐。程書滿案。環向而待決者。如蝟矣。聽之英才駿發。處之裕如。諸強宗大猾。恣睢不道。率以三尺繩之。不少貸。偶因誤笞一宗。爲秦藩所奏。致干上怒。逮繫詔獄者數年。先是令長安日。每當受詞。輒有一紙文書云。某欲見令君白事。期會某處。聽之輒以爲誕。後過城隍廟小憩。忽覩其人丰神秀偉。自稱金闕道人。曰令君且有難。可從我遊。聽之揖謝。遂別去。踰月。果有被逮事。比下獄。所謂金闕道人者。亦時來慰問。教以導引修煉之術。久之刑曹具爰書上。得從末減。釋歸。杜門習靜。謂神仙可立致也。癸丑有詔起田間。爲荊州府推官。抵任三日。卒仙耶。人耶。是必有分。

晉郗超娶汝南周閔女。超卒。女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出世說新語）

劉節婦汝陽人。歸邑諸生張拱北。生父廣文禹州卒於官。生以哀毀死。時當萬歷丁丑。劉方二十一。齡貌孤呱呱。才七月耳。泣血絕粒。願從良人地下。家人以姑老子幼。勉諭再三。始忍死襄葬事。奉姑課子。無巳寡自衛之財。而拮据當戶。三十餘年。冰霜凜勵。如一日也。及子復泰補郡博士弟子員。節婦曰。吾事已竣。可藉手報地下人矣。郡邑表其門。且以聞上。而劉以五十二歲終。邑人彭飛仲侍御爲傳其事。

熊節婦崇藩儀衛司人。雲南參政熊公勉學女也。歸郡庠生楊儁。乃山東楊廉憲位之弟。兩家皆貴族。有

禮法節婦少秉閨訓長閑婦則兼通女誡史傳等書儁詞藻翩翩而性卞急飲食衣物務求精好一不當輒怒熊事之甚謹曾無幾微見于顏面伉儷數年未有所出無何儁感病卒熊一痛欲絕不食者累日廉憲公爲立嗣子營家事熊乃仰天自誓願死爲楊氏鬼屏去鉛華獨處一樓取夫所遺琴書及諸玩好古器羅列其中日焚香披覽淡粧素几翛然塵外一女士也時高陵劉運使子婦文氏寓汝新寡亦勵節能文詞數相過從吟詠詩句往往流播人間庶幾有衞共姜班惠姬之餘風矣

蔡中郎文集有汝南周巨勝碑君諱勰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應坤乾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元懿清朗貞厲精粹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援天心以立鈞贊幽明以揆時沉靜微密淪于無內寬裕宏博含乎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總也是以實繁于華德盈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右衞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材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頗覆者蓋以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而卒不降身由是縉紳歸高羣公秉德太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擾攘之際災眚仍發聖上詢諮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效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病杜門靜居里巷無人跡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享燕娛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覩於斯矣洋洋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

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嘗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美。其辭曰。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龐有醇。有否有聖。伊維周君。允丁其正。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如星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踪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譚思德謨。遁世無悶。屢辭王寮。洋洋泌邱。于以逍遙。蔑爾童蒙。是訓是教。瞻彼榮寵。譬語雲霄。優哉游哉。侔此宏高。名振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又有太尉汝南李公碑。公諱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蓋秦將李信之後。孝武大將軍廣之胄也。枝流葉布。家于茲土。文武繼踵。世爲著姓。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東郡太守。公受純懿之資。粹忠清之節。夙夜嚴慤。孝配大舜。敦詩書而悅禮樂。觀天文而察地理。兼動與神合。契抗流行。操邁伯夷。德追孔父。舉孝廉。除郎中。光祿茂才。遷衞國公相。受高密令。勤恤民隱。政成功簡。遷徐州刺史。百司震肅。饕餮風靡。惡直醜正。恭事法宮。帝念其勳。屢被榮命。漁陽太守。還遷度遼將軍。協德魏絳。和戎綏邊。徵河南尹。毋憂乞行。服闋奔命。孝和皇帝時。機密久缺。百僚僉乞。詔拜尚書。歷僕射公納言。免行不絀。以公事去。民神憤怒。羣公薦之。帝曰俞哉。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太僕射。公所涖任。憲天心以教育。激垢濁以揚清。爲國有賞。蓋有億兆之心。懿鑠之美。昭登於上。丕顯之化。宣聞於下。及遷台司。位太尉。補袞闕。敍彝倫。天人交格。終始無疵。雖元凱翼虞。周召輔姬。未之或踰。功成身退。以疾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

十有六。嘉平四年。薨海內咨嗟。莫不惻焉。於是故吏潁川大守張温等。相與嘆曰。名莫隆於不朽。德莫盛於萬世。勒銘顯於鐘鼎。清烈光於來裔。刊石立碑。德載不泯。詞曰。天垂三台。地建五岳。降生我哲。應鼎之足。奕世載德。名昭圖錄。既文且武。桓桓紹績。外則折衝。內則大麓。惟清惟敏。品物以熙。告老懸車。天人靡欺。曾不百齡。圮我國基。人之云亡。八極悼思。申德作頌。光寵宣流。鐫紀斯石。鴻烈顯休。

又有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達仁達。銜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門人。覩文感義。采石於南山。諮之羣儒。假貞石以書焉。夫人右扶風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誕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爲名族。夫人生應靈和。德精性妙。角犀豐盈。實有偉表。温慈惠愛。慎而寡言。幼從師氏。四禮之教。蚤達窈窕。德象之儀。及笄來匹。周哲。供治婦業。孝敬婉孌。畢力中饋。後生仰則。以爲謀憲。自公歷掾王官。至宰相。夫人營克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隱活及乎蠻方。不出其機。化導宣暢。童子無驕逸之尤。婦妾無捨力之愆。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報。朝春政於王室。躬桑繭於蠶宮。春秋六十有三。寢疾不永。懿等追想定省。尋思髣髴。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申辭曰。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齊先始。百行聿修。宣慈惠和。恩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彪。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往而不返。潛淪大幽。嗚呼哀哉。几筵空設。幃帳容陳。品物猶在。不見其人。魂氣飄颻。焉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何親。號咷忉怛。曾不我聞。吁嗟上天。何辜而然。傷逝不續。近者不旋。

袁紹討曹操。令陳琳草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賊買位。與金錍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閹遺醜。本無令德。慓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齊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袞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儁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號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于呂布。徬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援旍擐甲。席捲赴征。金鼓響振。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幕府無德于兗土。而有大造于操也。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刼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羣譚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操因睚眦

被以非罪。榜楚幷兼。五毒俱至。觸情於愚。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媚緻充蹊。阬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堛。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運螳娘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幷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潔。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注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水經註云。汝城北有栗園。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射堂。甚閑敞。

牧宰英彥所遊薄。

水經註、義陽之東有大木山。卽晉祖逖將家避難所居也。逖字士雅。後人因以名山。

汝南出長鳴雞。古樂府云。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徐陵烏棲曲云。繡帳羅幃隱燈燭。一夜十年尙不足。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欲落猶爭啼。

王筠與諸兒書云。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

晉解結曰。豫州人士嘗半天下。

楚詞云。吳歈蔡謳。奏大呂些。

元蔡州妓趙氏不樂爲娼。一旦墜崖死。御史中丞馬祖常作詩諷俗云。鱗鱗汝水水碧光。汝之左右百草芳。紅蘭紫桂媚長晝。鉤輈鳥子回銀塘。菱蒲無數菱葉小。西家鞦韆屬年少。燕泥霑雨風景酣。簾箔依稀有歌笑。趙氏女子邯鄲娼。綵絲繡履踏春陽。心思宛轉縈雲樓。羞對兒郎唱鳳凰。樂山嵯峨石生雨。鄉人迎神奏歌舞。婆娑起向神祠前。祝願生身事針組。野風吹日雙淚零。篁聲松韻相泠泠。誰言女子情愛癖。誓死命輕如鳥翎。鳥翎飛上合歡樹。開花夜夜無愁苦。秋香不斷相思浦。玉釵斷股埋黃土。（出石田文集。）

王元美詩云。一軍盡是黑雲都。蓋蔡州將孫儒兵爲楊行密所破。密收儒兵數千。以皁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陣。故元美用之。

王元美又有弔東郡太守翟義詩云。東郡太守翟義公。欲噓炎燼爲長虹。皇天未啓赤符子。一寸血作千

家紅。汝南殃及枯骨冢。濮陽改築鼉鯢宮。中原掩且宣大誥。儉淚自詠平陵東。侯王吏民四十萬。何面死謁隆準翁。昆陽雷動虎蹤滅。太液波沸蠅聲窮。高廟不請政君罪。雲臺但書列宿功。祇今魏守祀名績。俎豆不載何其蒙。爾曹只知狄司空。近聞俠稱田侍中。世間萬事在反掌。成敗那得論英雄。椒漿一洒千古淚。靈旗忽若搖空濛。憶昨彭城過廉里。里中老人誇大龔。漢家九鼎二子在。嗚呼豈係桐江風。王元美又有弔固始許忠節公詩云。朱邸殽蒸伏兵發。少年使者皆獨裂。建禮門前一腔血。飛作彭湖斗間鐵。義旗十萬橫江起。忽有長虹穿賊壘。一時縛賊如縛豕。逝者人耶生者鬼。龍章冉錫帝寵稠。猶聞曲突心未酬。不令長孺寢逆謀。漢闕要挂吳王頭。固始祠中柏色古。父老椎牲考鐘鼓。南有孫侯北有許。令人扼腕悲壬午。

李于鱗寄汝寧徐使君詩云。汝海清秋四望開。白雲常在景夷臺。已知千載無枚叔。誰愛風流漢署才。蓋用枚乘七發語。七發云。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又云。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味其語意。皆在楚地。于鱗未及詳考。英雄欺人耳。後人遂以表臺爲景夷臺。尤誤。

世傳天祿閣外史。謂爲黃叔度遺書。近已刻之。眞□□東漢諸書俱不經見。矧叔度高節。卽天子且不得臣。安肯歷聘侯國。而漢之封建。亦無秦晉等王。定僞書耳。蓋隋牛宏嘗請購求天下逸書。有劉炫者。遂僞造書百餘卷。如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償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除名。則外史可類推矣。

萬歷己酉仲秋有白兔元兔遊于上蔡之野蔡人獲其白者獻之郡庭士庶得以縱觀玉質金睛神采煥發咸謂此國瑞也例當以聞太守黃二甫公嘆曰方今物怪牛妖數數形諸奏牘汝南何治而獨稱瑞不如已之諸薦紳多其長者不可無紀請得而圖之碑屬余爲贊曰金波涵影玉衡誕精應時而見實維休徵於鑠昭代皇帝聖明綜核吏治康濟黎氓畀此良牧紱我瓠城銀漢月朗玉壺冰瑩褒帷問俗下楊延英融融春盎滿滿露零五百里內亡愁嘆聲有兔爰爰素質丹睛雪毫日麗霜蹄風輕來遊于野載獻于庭越雉淮鹿異體同清士庶競觀動色交稱願勒堅珉垂之無窮牧拜稽首天子萬齡

太守黃二甫有玉兔詩二首其一曰皎皎仙姿衆所猜新拋靈杵月中來色欺姑射千秋雪歲歷毘明萬劫灰暗引流螢通玉署閒邀舞鶴映霜臺瑤光合獻昭祥苑跧伏那甘三窟才其二曰鐵腸漆色總稱奇況是霜容倚露葵萬里玉山恣矯捷千年弱水足遊嬉月華望處光逾耀桂影飄時氣不羈神物由來非近玩卻知瑞應若爲期

太守有作和者甚衆不能悉記而余亦有五言排律一首曰西風吹曠野秋色滿平蕪有兔來靈囿爲章表瑞符星精初散彩骨相自應殊雪毳依雲臥霜蹄向日趨輝輝曳足練炯炯滿雙珠素魄懸銀漢冰心映玉壺梁園娛帝子弱水儷仙姝純白今偏備纖塵未許濡優游臨池館偃仰藉氍毹何用營三窟空勞守一株兆祥同越雉回首失韓盧盛治蔚成象良工繪作圖尋常爭見此擬獻帝王都

光山胡侍御克儉有讀汝南志詩云聖朝自有諫章疎柱史餘閒但著書義取停驂居魯日經留望氣出

關初藏歸石室雲霞繞傳布人間鐘鼎如獨我無言賡綵筆春郊野服狎樵漁光山胡孝廉澂有讀汝南志詩云大汝洋洋漾碧虛是誰花筆綴璠璵分將五馬朱幡色著作猶龍紫氣書半榻月華千古徹萬家烟樹一牋餘清朝白簡思君急叢桂何須賦故廬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豫志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叔介徐壽齡）